

- × 萊歐貝爾×亞修敘利葉。
- × 心塞三十題/14: 沉浸在夢境中。
- × 聚會餐廳的廁所 ✓
- × 雖然題目那樣但實際上滿甜的……

「亞修。」

當那個人這樣叫他的時候，他總是無法抑制顫抖。宛如是從體內某個深處又核心的部分發源、蔓延出來的震顫，像是被一股薄軟的霧紗給籠住一樣。

亞修。對方的嘴脣抵在他的耳廓上，吐息與話語都一起竄進了他的體內。那個人喚他的名字。取出了姓氏之後，他其實從不知道原來自己的名字還能發出這樣的音節。

緊緊貼在一起，熱燙發紅的臉頰、燒發到了後頸與耳尖，消耗冷不下去的熱量。明明連自己為什麼會這樣都不知道的……被緊緊地，深深地，溫暖地擁抱住，好像要溶化了。背脊末端被一下一下地撫弄著，刺激。一星一點，仿佛有小小的星子綻放落在空氣裡頭。

手掌。帶有薄繭，掌形修長好看，卻總是俐落有力的手。掌心按在腹部再上面一點的位置、像是肋骨，手指摩挲，堅硬冰涼的某個觸感很熟悉，是對方戴著的戒指。掀起一半的素色帽T，一隻手滑摸過曝露在空氣中的肌膚，然後是指尖或深或淺地挑刮過腰側的一小塊面積。那上頭有著一道不新不舊的傷痕。早已結痂，卻未褪去，大概一輩子都不會消失了。

雙腿還在打顫。腰跟身體都不聽使喚，一種逼近電流的麻痺，或者說是脫力感蔓佈全身，像是身體內部的每一條神經都被浸泡在熱水與冷水交替的盆子裡，甚至是通上了電。眼前快要旋轉起來似的。被淚水淹沒的視界裡一切都模糊不清……跟腦袋一樣，像被攪成一團亂的漿糊，或是濃湯，他覺得自己……漸漸變得不像是自己。

「萊、歐……」聲音就要抑制不住了。

他努力轉頭想告訴那個人一點什麼，但開口之後的嗓子卻啞得可以，甚至發著顫音還帶上了一層哭腔，他明明不是感到傷心啊……。

眼睛。他努力找尋那個人的眼眸，在終於對上眼的瞬間忽然就安心了下來，剛才在體內躁動的不安都突然消失無蹤。好神奇。萊歐……他呼喚他的名字，好像他只能說出那幾個字一樣，然後那個人就湊近過來吻他。

黏呼呼的。

不管是呼吸唾液舌頭全部都濕漉漉地然後翻攪在一起，好像蜂蜜，黏呼呼的，有點甜，有點膩，可是暖烘烘的，讓人好安心、好舒服……喜歡。

「……喜歡……」喜歡……萊歐，喜歡。

貼在一起的嘴脣微微分開的時候他說。之間的距離還無法被稱作空白，那就只是分開了幾釐米而已，呼吸仍然靠得那麼近，那麼近，還能嗅得到對方身上特殊的一種氣味……他想那是對方用的香水，以及對方本身的味道糅在一起產生的。

那個人看起來似乎想說些什麼，在他眨掉了一些淚水的時候他正好看見對方開了口，像是要說什麼話的表情。

——“喀啦。”

入口的門被推開、然後是人的腳步聲。

在他反應過來之前對方已經捂住他的嘴，微微壓低的身體比剛才要貼得更近，那個人的呼吸又竄到他的耳朵裡，靠著他的耳邊用輕得像蟲翼似的聲音說著話。

「……亞修，別出聲。」

……這種情況好像也不是第一次發生了。

他在有些恍惚又下意識點頭表示知道了的狀態裡忽然想起這麼一件事。好像他們幾乎每次都是在外面，正常地在私人場所(家?)、床上的次數少得不超過五次。

……雖然數這個似乎也沒有什麼意義？

複數的腳步聲慢悠悠地晃蕩，大約也是喝醉了的人吧，混亂與清明的步伐混雜在一起，大概還有攙扶醉鬼進來的人在。洗手臺的水龍頭被開啟的聲響。

「——嗯唔、！」

噓。亞修……忍住哦。那人輕聲地貼在他嘴脣上用近似於無的聲音說。手也貼在了一起。掌心像是黏在冰涼的門板上，但是手背上貼著的另一個人的手，兩人份的溫度，卻都熱得像是能煮熟一顆蛋。

同樣熱燙的，相連在一起的下半身又熱又濕，也是黏呼呼的，可是一點都不噁心、完全不討厭。他能清晰地感覺到那個人的一部分深埋在他的裡面，緊窒的腸道、絞起的肛口。近似於要曝露在別人面前的危機感與緊張，身體彷彿已經記住了某種不道德的快樂，好像越是這樣就

越開心一樣，咬得死緊的內肉絞著還在淺薄地緩緩挪動的粗硬物事，宛若就要這樣永遠不分離。

『……萊歐、喜歡……喜歡、……』

貼心地替他堵上閉合不起來的口的那個人像是在微笑。漂亮的群青色眼睛眼尾細細地挑起了，那是充滿笑意的徵兆。在無數停止不下來的吻之間他在喘息與呼吸的縫隙裡用無聲的斷音說著“喜歡”、呼喚他的名字，除此之外他也想不到該有什麼能在這種時候訴之於口。

如果喜歡會化作實體，這個空間應該快要被粉紅色的不會破的泡泡球給淹沒了。

萊歐的東西還在他裡面又快又有力地馳騁，不是橫衝直撞，因為萊歐知道他的身體所有會帶來快樂的泉眼，他總是那麼準確地找到、然後再加以碾磨疼愛。是漫長的漸性折磨，可也是他甘之如飴的毒藥。

早就已經變得即使撫弄前面也完全無法抵達，他的身體已經變得沒有萊歐不行了。自慰也完全起不了作用；他想起有整整兩個禮拜沒能見到面的那次，一直沒有辦法到達高潮、甚至根本無法射精，他差點就瘋掉了，後來見到萊歐的時候是在一場宴會的偶遇，那時候他就像隻發情的動物一樣，在硬是把萊歐拉離會場之後，只是走到庭院的角落就撐不下去了——那是他第一次主動開口索要對方，也是他第一次才只是被進入而已就去了……雖然從那之後的每一次，也變得幾乎都是那樣。

他變得很奇怪，他的身體被變得很奇怪、不正常了……可是一想到那是因為萊歐的緣故，或者是為了萊歐而變成這樣……他就覺得沒關係了。甚至，還有一點點高興。因為他從來都沒辦法給別人什麼。而這一次，他能夠給萊歐了。

亞修在隔間裡頭一共去了四次。

他到了兩次，（還兩次都射在他裡面，）甚至還覺得有點意猶未盡，但是亞修已經連站都站不穩了。他替他整理好穿著，讓他靠著自己慢慢地走出廁所隔間——亞修那雙纖細的腿止不住顫抖，他看著就會在腦中浮現出那張絞緊的小口開闔收縮的樣子，縮緊的屁股也十分色情。

他打了電話給還留在聚會上的熟人讓對方轉達一下因為喝多了就先離席回去的訊息，半扶半擁著搖搖欲墜的另一人慢慢地走在夜晚的街道上。

他攬著他的腰，在上是肋骨，亞修的肋骨比一般人要突出，所以時常擁抱的時候會有微妙的硬質感頂在懷裡，但並沒有到不舒服的程度。明明吃得很少，可是一些部位的肉還是一點都沒少，例如說屁股，或是腰邊地帶。但是整體看起來依舊那麼單薄，手跟腳也都很纖細，尤其是手，骨感分明。大部分的地方肉都像是沒被分配到，隨便一摸像是一層皮膚下頭就直接是骨頭。

亞修像是有點難受但是又忍耐似的小小喘息著，夜幕低垂，都市裡沒有星星的天空今天也沒能看見月亮，街道上的店家基本都已經熄燈關閉，兩個人的影子在為數不多的路燈細弱的光亮下搖搖晃晃融成了一個。

「……剛才那個老傢伙。」

在一陣子的無聲後他首先開口說話。

那是像句號的逗號，亞修轉頭過來看他，那雙翠綠色的眸子輕輕地抬起來凝視著他，裡頭還有一點剛才情愛殘留的水氣，無害得像隻古早動畫片裡的小鹿。他像是乖順安靜地在等待他的下文。

「那傢伙好像看上你了？」移到你旁邊坐還一直靠過去的樣子，我猜的。他輕輕笑出聲音，感覺好像聽到什麼有趣的笑話那樣，甚至還有點調侃與打趣的味道。

至少在亞修看來，他找不出所謂的嫉妒或是一些什麼類似的情緒。

輕鬆地像是剛才才下了場大雨，回到家後他會說一句「雨真大啊」，一邊笑著說「濕透了的感覺真好」。

「……嗯。」

在短暫的一小段沉默後，亞修輕輕地點了個頭並且給予肯定的回應。

「……他摸你了？」好像忽然想到地，他這麼問。

亞修不知道身旁這個人是怎麼知道的——都是推測？——也許是因為他的表現，萊歐總是輕易從他的表情或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反應察覺一些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

但是萊歐總是對的，這點他從未懷疑。

「……嗯。」

「他摸你哪裡？大腿？」

「大腿、屁股……還有……」

「還有？」

「……………」

亞修不再看他了。低垂的頭顱與已經藏起來的綠眼睛，那樣子好像是做錯事的孩子似的。

他早就猜測到是這樣，身邊散發出來的低落與不安氣息，讓他更像是一隻被大雨淋濕的無助小狗。

「亞修。」

他伸出空著的那隻手去扳過另一人藏進陰影裡的臉，捏住下巴以後轉過來，他終於再次看見那雙綠寶石一樣的眼睛，像是被他嚇了一跳地睜得大大的，然後他靠近去吻他。

「沒事，等一下回去我幫你消毒。」

啊，雖然剛剛那樣可能已經算了——？沒關係吧，亞修？

“——剛剛那樣應該不夠吧。”加上了這麼一個肯定句。貼在他的耳朵上吐出的話語。

亞修的耳尖馬上就紅得發燙了。

萊歐發出清亮的輕輕笑聲。

「下次再有變態騷擾你，我就幫你把他“處理掉”。」

“處理”。“處理掉”……確切來說是什麼呢？是怎樣的“處理”？他從來沒有問出口，但是那也不是太重要吧。

說這句話的時候萊歐一直是笑著的，眼尾輕輕微微地上揚了一點點，沒有盈滿笑意、平時他所知的萊歐的微笑那樣的弧度，但也仍然是一種笑。

他想起剛才那隻不認識的手滑過大腿、臀部，甚至是不再掩飾地直接摸上他的下體——即使只是隔著褲子都能感覺到的那些手指陌生的觸感，陌生的被撫摸的記憶，不好的、像是惡意的感覺。

……想要讓“那種東西”全都消失不見。

「萊歐。」他輕輕拉了拉對方的手。

「怎麼啦？」而那個人笑笑地轉頭來問他。

「……等一下……不管做多久、做幾次都沒關係。」

只要，能好好消毒掉……他很認真地一字一字緩慢地說了出來，看著另一個人的眼睛。說著說著卻不知道為什麼，覺得臉頰燙得不行。

萊歐難得地愣了一下，亞修還以為自己說了什麼奇怪的話，有點慌張地想要再說點什麼，結果萊歐卻忽然笑了出聲。

「……萊、歐……？」

「真是稀奇啊，原來你也會說這種煽情的話？」

「……??？」

「好啊，我會好好地幫你消毒——到你滿意為止。」

現在萊歐臉上的笑容，就與平時他看見的那種笑一樣了。

×

萊歐喜歡跟亞修在一起的感覺。

不管是要溶化黏在一起變得糟糕的那種，還是什麼都沒做就只是純粹待在一起的那種。不管是怎樣的形式，和亞修待在一起時總是給他舒適的感受。

他們並不是戀人。至少彼此都沒說出口過正式的告白——雖然做愛時亞修總會不斷對他說著「喜歡」，而他偶爾也會回應一句——但也只是偶爾，至少「交往」的這件事，從沒有人提起過。

嚴格說起來亞修也沒有做出像是一般常理會有的那種告白過。他們像是自然而然就膩在一起，順其自然就滾上了床，順水推舟就睡了幾次，接著變成一種像是慣性的週期定律。一切都那樣自然，彷彿一切常規實際上都不太重要。——雖然很多時候確實如此。

他也曾經有過幾次跟同性交往的經驗所以這對他來說沒什麼大不了的，但亞修？亞修可不一樣了，他就像一張透到陽光都能穿過去的白紙。

其實什麼都不知道，關於性幾乎一無所知，所以輕易地就被快感綁架誘拐，也比一般人更容易掉進深沼裡，陷落後就出不來。一點一滴把關於性愛的事情教給他，他就像個懵懂的孩子一樣全部照單全收，也不懂拒絕或是懷疑他，他永遠無法忘記在自己有意無意避開兩人見面的那兩個禮拜之後，那場宴會上亞修一看到他就露出了渴望與索求的表情。“救我”——彷彿能聽見那雙漂亮的綠色眼睛這樣說。

亞修很快地就對性上癮——並且離不開他。

這並非他刻意為之，頂多只能算是他一半覺得有趣一半順其自然任由發展下的結果，當然真要嚴厲算起來他大概還是罪魁禍首吧。不過本人似乎還完全沒有一點自覺，也沒有想要離開他的意思——說起來離開他之後亞修會怎麼樣呢？會去找“替代品”、什麼的嗎？不過感覺亞修肯定是那種自己一個人不知道該怎麼辦，等到被誰發現了才會依賴上人的類型吧。

——要是遇上一些不懷好意的傢伙都不知道會被怎麼樣。

他邊想著邊感覺到三分之一有趣，三分之一小小的煩躁，還有剩下的三分之一有股他說不清楚的心悶感，就像是他開賭盤結果最後沒贏還小輸了一點點那樣。

一直以來他都抱持著順水推舟，既不特別反對也不特別贊成的隨性態度在生活，除了遇到覺得有趣的事情會主動參一腳再順便推個幾把暗風之外，基本上是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的態度。也曾有人當頭罵他是個騙子，他總是聳聳肩，「自己要被騙的還怪別人聰明嗎？」，更何況他其實什麼都沒做啊。他沒設套要誰跳，沒耍心機糊弄誰，沒威脅利誘讓誰來靠近他。

「我從沒當你是特別的，也沒說過這種話，那只是你自作多情而已哦。」

他記得某次一個死纏爛打的對象一直跑來跟他理論（或者該說單方面罵他無情冷血之類的？）,最後他說了這句話後告訴對方,要是再來找他的話,他就讓他稍微體驗一下什麼是“特別”好了。他已經忘記對方是男是女又長怎樣了,反正從那之後就沒再看到那人出現,可喜可賀。

今天是休假日。他不會到店裡去,亞修也沒有被叫去“那邊”或是“這邊”之類的,所以是個悠閒的早晨。

早上7點05分他醒來,比平時要晚了一點,平常他6點多就會起床,可能是常年生理時鐘的慣性吧。

時節已經從涼爽的秋末進入有點寒冷的冬季,他看向身旁縮進被窩裡只殘留一搓髮絲露在枕頭邊上的亞修,壞心眼似地掀掉籠罩住對方的棉被,臉龐與肩膀全都一下子曝露在空氣中,似乎是被忽然的冷氣冰醒了,亞修睡眼朦朧地睜開眼睛,看見他之後小小聲說了句“早安”。聲音幾乎沙啞地發不出來。

昨天晚上他完全沒注意時間,回過神的時候已經快要1點了。亞修的頸後一直沿著脊骨下去的肩胛,脖子下面一直蔓延到胸口,像是春野漫開的花草一樣一點一痕的桃紅,還有一些淺淺的青。他伸手湊到那頸子邊上,從肩膀一直滑進陷落的凹槽,最後在接近頸項底部的位置觸上那條已經變得淺淡幾乎要褪去的痕跡,那是一圈很淡很淡的勒痕,亞修在他的指尖輕輕撫摸肌膚的時候,又止不住地顫抖起來。

「會冷？」

「有一點……」

「還痛嗎？」這裡。他輕輕地滑壓了幾下那條痕跡,亞修下意識地震顫並縮緊了一下肩膀,但很快地就放鬆了。「不會痛……」

「這樣啊。」

得到了回覆但是他仍然沒有挪離開的意思。手指仍舊在那道痕跡上輕搔撫抹。亞修抬著頭那雙小鹿般的眼睛困惑地望著他,但是沒有拒絕的反應,繼續任由他的行為。

「……亞修你啊,防備心真的太低了。」

「……？」

——他翻過身壓了上去。

「?!、呃、」

被忽然掐住頸項的突發事件讓人感覺一陣天旋地轉。

本來就還沒有全醒過來的腦袋現在又一點一點開始冒起了泡泡,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視線裡有點朦朧又同時清晰,他看得見那個人的臉,那雙宛如暗夜星辰的眼睛。

其實萊歐並沒有掐得那麼緊——至少沒有昨天晚上那樣令人窒息,只是也並不是什麼都沒有的程度;他一邊想著這是在做夢嗎還是,就像萊歐有時候會忽然做些他不太懂的事情、那樣的情況在發生,腦袋也還是暈糊糊的。他想要叫他。

想叫你的名字。

「……萊、歐……」

「……嗯。」

其實被雙手包覆住的感覺很好。雖然他從沒有完整地這麼說過一次。也許他應該要告訴萊歐，完整地，好好地告訴他，這樣很好。有的時候很舒服。有的時候會有點難受，可是會很開心。有的時候感覺好像意識快要飛走了，但是只要看到你的臉，就又会變得清醒一點了。

又有的時候，希望你一直都不要放開。不要放開這雙抓住我的手，一直到世界都失去顏色、泡泡都破裂、呼吸都停止下來。

“喜歡。”

我很喜歡萊歐這樣碰觸我……不管是什麼樣的形式。

“喜歡。”

喜歡你……一直都，喜歡……

萊歐其實沒多久就鬆開他了。

這期間亞修除了一開始像是有點被嚇到一樣伸手握了握他的手之外，在那之後完全沒有試圖掙扎或是要他放開的意思。沒有拒絕。亞修從未拒絕過他。“不論是什麼樣的行動”。

他覺得亞修也許有一點被虐性格的體質存在。……不對，不是一點，肯定有。

有時候只是掐著他的脖子而已他就會起反應。在做愛時如果掐住他的脖子，他就會變得更敏感，身體也絞得更緊更容易高潮。……下次要不要試試看用這個讓他去呢。

輕輕咳嗽與小小的喘氣聲讓他回神，他一邊說了句「抱歉哪」一邊把亞修扶坐起來，亞修的翠綠色眼睛沾上了一點濕潤，那雙寶石眨了眨之後，臉卻湊上來親他。第一下是臉頰。第二下是耳廓。第三下是嘴脣。都只是貼碰了一下就離開，所以第三下他才剛退開了一點點距離，馬上就被拽回於零的空白。

萊歐用手扣住他的後腦不讓他退後，壓得越來越深的力道就與越來越灼熱的吻一樣，在充分品嚐過亞修的脣瓣之後他輕咬了他的下唇示意他把嘴巴打開，亞修乖巧地照做了。被翻挑上來的舌頭與唾液在脣齒與口腔交融裡互相交換，他吮住他的舌頭拉拽到脣外，在溫熱濕黏的喘息裡面再度向裡頭侵略。永遠都學不會用鼻子吸氣的亞修很快地被他吻到暈頭轉向，一張臉紅通通的像是發燒的蘋果，分開的時候沒忍住的低喘與斷音聽起來就像在催情般的呻吟，被咬得有點腫脹的嘴脣泛著水澤亮光，因為缺氧而一張一闔，煽情得可以。

他看著靠在懷裡看起來又沒了力氣的另一人，忍不住露出了微笑。

「亞修。」

「……怎麼了……萊歐……？」

「該起床啦。」

「……………」

「怎麼了嗎？」



「……………萊歐……………」

「嗯？」

「……還……想要……」

「……嗯，沒想到亞修你是貪吃鬼啊。」

「好啊，要再幾次才夠呢？」

「……………讓我、下不了床的次數。」

「……亞修你意外是很會勾引人的類型呢。」

好啊——只要你想要這樣的話，那麼我就會滿足你的哦。

因為現在和亞修待在一起，是我覺得最“舒服”的事了。

“目前，暫時是這樣”呢。

×

差點一整天幾乎都膩在床上。

那樣也太過奢侈了。在又一場甜膩暴雨之後他終於下床，至於亞修，因為他還真的順著他的期望沒限度地做了好幾次，在中途對方甚至又忍不住累到意識騰飛走，幾乎可以肯定今天亞修是不太可能出門了——正常地走路也許都是個問題。

他起床後簡單地梳洗，在廚房泡了一杯咖啡給自己，一杯可可亞給亞修。

他再度醒來的時候亞修仍然在睡夢當中，浸著薄薄汗水的臉龐與背脊，微濕的髮絲散落在那張安穩睡著的臉蛋上，平靜穩定的呼吸與稍褪一些的淡淡玫瑰紅。他凝視了一會兒，伸手撩開帶有水氣的髮在另一人鼻尖上輕輕一吻。然後他才下床去準備早晨醒時該有的東西。

將近10點，要中午了。

考慮到亞修昨天晚上喝了不少酒導致胃不太舒服，他簡單煎了四顆蛋、烤了吐司再煮了豌豆配生菜，想了想還是多煎了幾條培根。今天他本來打算去樓下的麵包店買點可頌或小圓法的，看看情況再說吧，瞥了眼冰箱裡的存物他下了個暫時性結論。將遲來的早餐放上托盤，他端著托盤與馬克杯走回臥室去準備叫醒貪睡的另一人。

光裸的肩頭與一點背胛坦露在被窩外，維持趴臥姿勢的那人仍舊吐著安靜平穩的呼吸，在他走近床邊放下手上東西的時候卻就迷迷糊糊地睜開了眼睛，尚在山霧裡迷濛的翠綠染出了一點氤氳的氣息。

「亞修是貪睡鬼呢。」

「嗯……早安……萊歐……。」

「早安呀。」該起來啦。

——雖然你可能起不來。他輕輕笑著打趣地說。

亞修輕輕「嗯」了一聲表示回應，接著開始嘗試把自己撐起來。好不容易才能爬起來坐著，倚靠背後的枕頭減緩腰與在那之下的任何痠麻無力。萊歐把那杯已經從燙口降溫成溫暖的可可亞遞給他，雙手看似虛浮地托捧住了黑色的馬克杯壁，小小地吹了幾下、再小小地一口一口喝起來。

像小貓一樣。

怕燙這點也是標準的貓舌頭呢。

喝了可可亞之後亞修那有點蒼白的臉色似乎恢復了點顏色，身體應該也稍微暖起來了吧。……很甜。在亞修又默默湊過來親他一下的時候他輕輕舔過微開的脣，他不怎麼喜歡甜味，但亞修很喜歡。這個淺淺的吻帶有人工製糖的味道，但是他並不討厭。其他其餘的柔軟與溫和大概彌補了一切。

抱著馬克杯的亞修感覺還像是有點沒睡醒，眼睛沒聚焦在哪裡似的看著空氣發呆，喃喃說了句「杯子好溫暖啊」。實際上應該還是會有點冷的吧，光裸的肩膀、頸子、有一半的上半身袒露在空氣裡，被子底下其實也沒有任何布料遮掩。

餓的話我有做早餐哦。

嗯。等一下……我把可可亞喝完……

趁它完全冷掉之前……睡眼惺忪，有點搖晃地捧著杯子一小口一小口地喝掉。還像是在說夢話一樣啊。他輕笑，在一旁安靜地等待著，期間視線一動不動地放在眼前的人身上。

大概是意識到他的視線的關係，不知道為什麼亞修微微地縮了縮肩膀，還有點慢慢挪靠向沒有他在的另一面床邊。

「……怎麼了？」他眯著眼笑笑地問。

「……沒有……因為萊歐、一直盯著……」

「你的全部我不是早就都看過了嗎？你還會害羞啊？」

「不是、……」

他只是捉弄似的鬧他玩，看亞修有點困窘又不知道該怎麼說的模樣，不知道為什麼似乎心情就好了起來。

終於把可可亞喝完的亞修向他遞出了馬克杯，可能因為剛才的話吧，似乎稍微偏開了目光，耳朵邊有一點紅紅的。

「……因為、現在身上都還有……痕跡。」

低垂下來的臉龐完全被過長的髮絲遮蓋住，但是這個距離裡頭，他還怕看不清對方嗎？透出頭髮間的耳尖還有頸子都微微泛紅，逐漸逼近一點點山茶花的顏色。

接過杯子放到床頭櫃上，之後他伸出雙手捧住那張臉讓它再度顯露在自己面前——不出所料，亞修的臉頰橫跨鼻梁都紅成一片，表情是不想被人看見的害羞。

……用害羞來形容也許還不夠。那像是，也有一點點的迷惑，不自覺，抿緊甚至咬住脣，——很像，在說「喜歡」一樣的表情。

——喜歡。

他忽然感覺自己似乎體內有些騷動。在胸腔，在血液，在心臟內側……有一點驚訝，或許再一點執拗的質疑，還有什麼？很像要滿溢出來的水，鼓脹的滿足與思念。溫熱的，像一種衝動。

亞修似乎察覺到他的些微恍神，在配合地傾過身後就抬起眼來看他。一點點彎折的背脊，像一抹易碎的月軌。像春意存在本身的那雙眼睛抬起來注視著他，纖長的睫毛在微微顫動，那具軀體上頭還散佈著零落的齒印與星點與輕微的青痕；亞修卻像是乖巧地在等待他，安靜並且溫順地，一如往常。

髮絲交錯，額頭相靠，鼻尖就要互碰的距離。染上的紅色還未褪去，“那麼就乾脆讓它暈開好了”——可能也不是那麼準確的真心話，儘管並沒有訴之於口。

亞修。

他呼喚他。在這麼近這麼近的距離之間裡。

那孩子似乎愣了下，回復過來後臉好像又更燙了一點，眼睛飄忽地眨了又眨，最後還是抬起來與他對視了。他感覺得到那孩子的身體一陣薄薄層層的顫抖。

但他知道不是因為害怕。

「……亞修。」

“嗯。”被叫喚的人輕輕地抖了一下又小小聲地回答。幾乎要聽不見了一樣。

「……你喜歡我嗎？」

亞修像是有點驚訝又有點困惑，大概不知道為什麼他要這麼問吧？但是很快地就給予肯定的回應。

「嗯。」喜歡。

答案彷彿從開始至今就只有一個。

好像說出來就感到滿足、像是一直都因此就會開心似的，亞修露出了一個沒有自覺的笑容。淺淺的但是那樣清晰，有點傻，好像很久很久沒有這樣笑過一樣，可是那麼純真自然。

可愛過頭了。

他自己都沒能意識到，已經吻了上去。

有點急躁，一點都不像平時的他，亞修大概也有察覺到吧，但除了伸出手來抱住他的背胛之外什麼也沒做，跟平常一樣，從未反抗掙扎。凸出的肋骨與胸腹相抵，使得這個懷抱像是變得更加緊密不可分離，掠過髮絲與耳尖的手指接著扣上後腦，左邊的側肋向下滑去，撫觸到腰上那個殘跡，帶來一陣明顯的震顫；一切都那麼熟悉又重複，可卻似乎有什麼正在漸漸改變、似乎有什麼已然不同。

只是親吻。

當然他沒想要再做些什麼，昨晚再加上早上的份，夠亞修好一陣子出不了門的程度。

熱度卻像是一點都沒要消退下去，耗損的彷彿只是千分之一。  
並沒有什麼不足，但又同時宛如感受到不夠。

空氣裡除了唾液與脣瓣舌尖纏繞相捻的水聲外還有曖昧的喘息，亞修努力在獲取被奪走的氧氣，在他稍微退開一點的時候。偶爾發出一點斷音與破碎低吟，跟那張暈染開透著水光與誘色的臉一樣煽情。

還只是親吻而已，卻已經像是要溶化了。

亞修被他吻到沒有力氣挺直背脊，只能軟軟地靠在他懷裡任由他為所欲為。  
非常糟糕。黏呼呼地，要變成一灘爛泥似的。  
但是他卻不想停下來。  
——還想繼續吻他。  
這好像還是第一次……第一次，有這種感覺。這種，要停不下來的感覺，像一股衝動，像是上癮。

「……萊歐、」  
「噓。」暫時……不要說話。感覺到今天為止的餘裕全都一瞬間騰飛走了，消失得無影無蹤。他覺得有點焦躁、有點懊惱，但是卻莫名地……感到豐足。  
「嗯、」亞修點了點頭，又搖了搖頭，好像有什麼想要說、但又不知道該怎麼說一樣，在親吻的風暴與喘息之間，也沒能說下去。

暴風雨終於消停一點的時候，兩個人已經又吻到碰上了床。

亞修仍然躺在床鋪上，白色海洋之中清楚的肉色，已經被擾得幾乎被推到一邊的被子失去遮蔽作用，所以又變得什麼都一覽無遺。  
手撐著、算是半跪臥在亞修之上的萊歐比剛才退離開了點，雖然熱量與衝動仍舊完全沒有削減下去，他在緩口氣思考自己的行動，和這接下去是要“接下去”還是“停住”就好。  
兩個人都還在微微地喘氣。當然亞修看上去比他更恍惚嚴重一點。

「……亞修。」  
「嗯……？」真的看起來意識快要飛走了一樣。臉紅透了，耳朵頸子到肩膀都是。汗薄薄地烤了一層水漆在肌膚上。他再度湊近，亞修卻像是反射動作似的抬起了一隻手勉強擋在他的臉上。手指碰到他的嘴脣，他伸出舌頭輕舔了幾下指尖，指頭的縫隙，掌心，換來另一人的強烈顫抖。  
他伸手抓住似乎想退縮挪開的那隻手。

「怎麼了？不想我繼續親你？」  
「不是、……因為萊歐……」

「嗯？因為我怎樣？」

他開始吮吻他的手指，愛撫手掌的每個角落，用嘴。就在眼前的景象大概又讓亞修的燙度直線飆升，他臉皮有時候就真的這麼薄，捉弄一下就變成熟蝦子。

最終幾乎縮進他懷裡的人兒小小聲地呢喃似說著「你的那個碰到了……」，不用多思索他也立刻就知道對方所指為何，輕輕地笑著親吻了亞修蒸熟的臉頰。

接著很果斷地就挪開下床。

「我先去沖個澡，等一下再換你。」

——啊，早餐也可以先吃哦。他回頭指了指了放在床邊櫃上的托盤後，很乾脆地進了浴室。

畢竟過度勞動與歡愉可是大忌呢。